

殷栗齋集

卷一

卷二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二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一  
卷二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負且乘致冠至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冠至繫辭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奪者禍止其身伐則兼及國家矣小人之身不足惜奈國家何封建之天下尚有强大之諸侯積威以劫之使不敢動也封建變為郡縣官庭傳舍無復為固守封疆之志况廢封建必廢井田廢井田必廢學校社義陵夷教化不修尚游俠重恩讎講聲氣而亂民之機遂伏於此嗚呼祖龍未死之日閭外已布滿羣雄楊隋大業之年中原竟無非烽火人心思亂正于此極哉吾甚悲生于是時者之不幸而統計郡縣以來亦嘗得一日之無事去有可

以亂之勢而仍有可以止亂之人朝廷得一良有司賢于十萬甲  
兵從事矣民甚弱而其抵當朝廷則甚強民甚愚而其伺探朝廷  
人才之有無虛實則又甚智正於朝廷無人不特不能止亂反招  
之亂矣以為此擠塞朝廷樞要之地去不足懼也某怪僻教育任  
其主持某貪詐財庫由其出他某庸弱兵權歸其掌握以又何能  
為哉有勢可乘而不為之一洩讐忿耶其桀黠之雄也遂敢于馳  
檄中原章奏論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露士不逞之詞窮民怨  
毒之結也上有衣冠之盜下即有干戈之盜是故秦有趙高而陳  
勝吳廣之寇至隋有虞世基而李密竇建德之寇至唐有李林甫  
而安祿山史思明之寇至元有禿魯帖木兒而韓林兒明玉珍之

寇至、明有魏忠賢、而李自成、張獻忠之寇至、然則居今日而求所以弭盜之策、幾于無策、雖然、不盡無策也、有一策可以行之而立效者、傳變秦誅中官之疏、張鈞上斬十常侍之書、取而讀之可也、

其二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虞氏負倍也、二瘦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馬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五之二成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藏誨盜、故致寇至、以特言其象耳、其義則孔子繫辭傳甚明也、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傾覆之由、多起于盜賊、盜賊竊發之患、多起于飢寒、飢

寒多起于小人之剝削是故如但有此生亂之君也繼而有亂臣如但有此為亂之臣也又繼而有亂民春秋之作也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禍起于上故先治上也下民之為寇禍不及焉其書齊豹盜及三叛人名皆非民之為寇者也即間有民之為寇者亦未至於亂天下故弗書也民之為寇而遂以亂天下自秦如也而其後遂不絕此亦可以占世變矣雖然世變考人事為之也世未有小人居君子之位而盜賊不接踵于天也下也秦有李斯趙高而後有陳勝吳廣唐有李林甫楊國忠而後有安祿山明有魏忠賢而後有李自成張獻忠陳勝吳廣一倡而豪傑並起安祿山矯命而從者十萬李自成一呼而閭閻響應亡秦者陳勝吳

廣也、亂唐去安祿山也、滅明去李自成、張獻忠也、然陳勝吳廣非  
能亡秦、李斯趙高亡之耳、安祿山非能亂唐、李林甫楊國忠亂之  
耳、李自成張獻忠非能滅明、魏忠賢滅之耳、李斯趙高李林甫楊  
國忠魏忠賢負且乘去也、陳勝吳廣安祿山李自成張獻忠寇去  
也、負且乘、寇豈有不亡去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  
謂也、讀詩至伐檀、碩鼠、而知魏滅于晉之由、至黃鳥、晨風、而知秦  
入于漢之故、嗚呼、夷狄之亂、未足憂也、下民之亂、未足憂也、內外  
患雖交作、朝廷不乏人、猶足以攘制之、金人未滅、而武穆先死、黃  
巾已破、而張讓封侯、罪則輕以加于君子、功則益以歸之小人、而  
望陳涉不揭竿于隄上、石勒不倚嘯于東門、其可得哉、其可得哉、



節之上六苦節貞凶何以又云悔亡

苦節對甘節言之、五位中故為甘、上位極、故為苦、無甘節之志、故貞凶、無不節之嗟、故悔亡、以事言、甘節難、苦節易、以心言、甘節易、苦節難、甘者甘心樂為之、苦者非心所樂、不過有聖人之教在前、不得不以天理強制人耳、人耳上何人不願為長樂老、天理上勇迫我為未亡人、苦字不苦、難字不難、克伐怨形不行焉、子曰可以為難矣、尤指形之不行言之也、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豈非莊子荒唐之語、而其本意固守節者之見苦也、以為無聖人、一見苦、則不守之矣、又因見苦者之仍執守節也、以為有聖人、則守之者、正惟見苦、將於苦中得甘矣、害者非真害、利者乃真利、

主言差而命意不差也。守節見苦故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見  
苦仍於守節故七子作詩自責以慰母志。母卒不嫁孟子恕之為  
通小節上貞凶又悔亡之義乎。七子之母卒不嫁後注疏說之

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釋蒙卦之利貞也。體頤故養。養者教也。不言教而言養。有涵育熏陶之意。否中也。易例中重于正。陽居陽、陰居陰為正。二五為中。蒙以上五應九二。得其中道。正則未必中。中則可以包正。聖功謂養正為作聖之功。亦謂聖人之功莫功于養正。聖人在上。如周公之于成王。以王道為聖功。聖人在下。如孔子之於七十子。以聖功厲王道。孔子之道參也。以魯得之。參于七十子。年又最少。魯則蒙其質。少則蒙其年。其得一貫之傳。是轉蒙為聖。聖功亦孔子自任之詞也。語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婦初來而教不正。將犯七出之條。子嬰孩而教不正。必陷三千之罪。然

正有大正、有小正、小正、經師、大正、人師、有經師、無人師、非正、魏照所以必從林宗為洒掃、有人師、無經師、亦非正、盧鄭所以必于馬融受古文、雖然、經師易獲、人師難得、盧鄭送馬融之時、非童蒙之年、故經師而可以見功、魏照事林宗時、是童蒙之年、故人師乃可以作聖、經師兼人師、不可得、與其得經師、無如得人師、童蒙之年、尤宜矣、朱子大學章句序、言小學曰、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又曰、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是未嘗遽責之以完全通六經也、亦非不通六經之文、但求完全通六經之義耳、今時文不通、他時義亦難通、經義之合于小學者、于其通經文之時、通之、其能強之小學者、則俟之大

學之年小學禁讀任事不能引為藉口也朱子小學教人以讀書之事少為人之事多漢書藝文志小學教人以讀書之事多為人之事少且他無之矣並其所治讀書去讀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段楷之六書而已矣朱子之作小學固以立大學之基亦為補正藝文志小學起見此書一出人人知為人重于讀書亦知讀書所以為人于父兄為賢子弟必于師行為賢弟子于師行為賢弟子則師行之所表即君相之所用以此而稽惠國家無人才去吾未之聞國家有人才而反受人才之累去吾亦未之聞夫子言聖功夫子即是言王道聖功王道一而二二而一必舉其人以實之則前有聖人在上之周公後有聖人在下之孔子朱子亦可鼎足

而三云、

其二

蒙之象曰利貞、孔子解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二止上有頤象、頤  
去養也、頤之象傳曰養正則吉也、虞彼注云養三五五之正為功、  
三出坎為聖、虞仍與蒙養正聖功同義也、洪範休徵曰聖時風若  
咎微曰蒙恒風若是蒙與聖反也、乾鑿度九五為聖人陰反為陽、  
就蒙反為聖、故曰聖功、呂氏春秋曰學在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  
不為聖人、是也、蒙稚之年無先入而為主、去養之正則正養之邪  
則邪、養之正則正為主、邪不足以搖惑之、養之邪則邪為主、正不  
足以挽回之、古人重大學尤重小學、蓋以此矣、今日之所以無人

材吾謂訓蒙者實尸其咎今日所以有人材不若無人材吾謂訓蒙者更難逃其責無人材則相安于渾噩之天而蒙之本真未鑿也。有人材反全受聰明之累而蒙之根氣尽失也。嗚呼濁其源而汩清其流傷其根而損茂其葉可乎不可乎。王安石教其子雱求蒙師取博學善士其意重博學尤重善士也。人曰發蒙何必爾安石曰先入者為主安石何足論而以言可法矣。魏照為童子時求事郭林宗洒掃林宗曰精義講書何求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得。願以素絲之質來附朱藍。照童子耳尚知義正之道而自擇賢師為父兄者乃竟忽之耶。詩菁莪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有之為言是也必善其所養然後可云樂不然棄莪之根而擇其葉

加之異類而同育焉。天下將愛我之不著善也。有養正之功。匪必其學問也。匪必其文章也。而已足為佳子弟。無養正之功。學問為齋盜之糧。文章為弄奸之具。小之害身害家。大之禍國禍天下。是故昔人為學易。今人為學難。昔人自幼培其作聖之基。今人入學即表以背聖之論。以讀六經之書為太難。而別求所謂易以事五倫之事為太舊。而別求所謂新行之根深蒂固之後。枕慮其一搖即動也。施之斷梓染絲之年。能無先入為主乎。噫。未見聖。先見狂。其見功愈見過。奈何。

### 其三

家傳解蒙之利貞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頤為養蒙體頤。故養也。樹